

(美) 罗宾·科克著

孙致礼 宋佩铭 译

译林文库

SPHINX SPHINX SPHINX

狮身人面像



1992. 7月. 4. 128

ISBN 7-309-02000-0

SPHINX

SPHINX SPHINX

獅身人面像



译林文库

狮 身 人 面 像

〔美国〕罗宾·科克

孙致礼 宋佩铭译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Robin Cook

SPHINX

据美国印玺 (Signet) 出版公司1980年5月第一版译出

狮身人面像

〔美〕罗宾·科克

孙致礼 宋佩铭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625 插页 1 字数 206,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800 册

书号: 10100·817 定价: 1.30 元

译者前言

罗宾·科克 (Robin Cook) 是深受读者欢迎的美国作家。他青年时代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加入美国海军,很快升到少校军医。他的第一部小说《实习医生之年》(The Year of the Intern)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以后发表的《昏迷》(Coma)、《狮身人面像》(Sphinx)、《人脑》(Brain)等三部小说,都深受读者的欢迎。

1979年发表的《狮身人面像》,描写埃及新发现一尊价值连城的古金像,于是,国内外的文物走私集团,为争夺这个珍贵的文物,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争夺战。小说既揭露了法国、希腊走私集团和埃及盗宝官僚的丑恶嘴脸,又颂扬了年轻的女考古学家敢于保护稀世文物的献身精神。小说题材新颖,构思精巧,1980年已被搬上银幕。

本书根据美国印玺 (Signet) 出版公司1980年5月第一版译出,并曾在《译林》1982年第一期发表。现对全书的译文加以修订后重新出版,希望得到读者们的指正。

一九八五年一月

楔 子

公元前1301年 图坦卡芒墓

国王谷 底比斯墓地

上下埃及国王、拉神之子、

西提一世法老陛下在位第十年

河水泛滥季节第四月，第十天

埃米尼把铜凿插进前方那结实的石灰石里，觉得触到坚固的砖石结构。为了确凿起见，他又试了一下。毫无疑问，已经挖到内门了。里面存放着什么样的金银财宝，他简直无法揣测。这是五十一年前落葬的年轻法老图坦卡芒的永世冥宫。

埃米尼重新振作精神，挖着压紧的碎石。尘土呛得他喘不过气来。汗珠从瘦骨嶙峋的脸上成串地往下直淌。他俯卧在一条漆黑的隧道里，其宽度勉强容得下他那瘦削而结实的身躯。他拢起手来，将捣松的石灰石往身子底下扒去，直扒到能够过脚的地方。然后，象个打洞的虫子，把碎石一脚一脚地推到身后，由挑水夫凯米斯装进芦苇筐里。埃米尼把手都磨破了，可是并不感到疼痛。他只顾在黑暗中摸索着，想摸到前面的泥灰墙。他的指尖摸到了封门上图坦卡芒的玺印。自从这位少年国王安葬以来，这道封门一直没有动过。

埃米尼把脑袋靠在左臂上，只觉浑身软弱无力，肩膀疼痛难忍。身后，凯米斯一面装筐，一面累得呼哧呼哧直喘。

“咱们挖到内门啦！”埃米尼带着惶恐而兴奋的口气说道。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希望黑夜尽快过去。他不是盗墓贼，可

是现在却在挖掘不幸的图坦卡芒的永世冥宫。“让伊勒门把我的槌子拿来。”埃米尼注意到，在这狭窄的隧道里，他的声音夹带着一种奇怪的颤音。凯米斯一听到这消息，不由高兴得尖叫起来。他拖着芦苇筐，倒退着爬出了隧道。

接着是一片寂静。埃米尼觉得隧道壁在向他压来。他竭力想克服自己的幽禁恐怖症，不觉想起他祖父阿门内姆哈布当监工，挖掘这座小小陵墓时的情景。埃米尼在捉摸，不知道祖父有没有用手摸过他头顶上的石壁。他翻了个身，把手掌按在石壁上，心里觉得踏实了。阿门内姆哈布把陵墓平面图传给了埃米尼的父亲柏尔·尼弗。后来，父亲又传给了埃米尼。图纸画得很精确。从外门开始，不多不少正好挖了十二腕尺^①，就挖到了内门。进了内门就是前室。他累死累活地干了两夜，天亮就要大功告成了。他盘算着只拿四尊金色雕像。位置都精确地标在图纸上。自己拿一个，合伙的也一人一个。然后再把墓封死。他希望神灵会宽恕自己。他盗墓不是为自己受用，而是用这尊金像偿还双亲遗体涂抹香油和准备丧葬的费用。

凯米斯推着装有槌子和油灯的芦苇筐，又钻进了隧道。筐里还有一把镶着牛角柄的青铜匕首。凯米斯才是地地道道的盗墓贼，对黄金贪得无厌。

前面的石块是用砂浆粘合的，老练的埃米尼用槌子和铜凿掘起来得心应手。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图坦卡芒墓与他眼下正在参加修筑的西提一世法老的山洞陵墓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微不足道。可是也多亏图坦卡芒墓伪装得貌不惊人，要不，埃米尼也不可能进入墓室。霍伦希布法老早先发布过敕

^①古代一种长度计量单位，系指由肘至中指尖的长度，约六十厘米。

令，要把图坦卡芒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因而守卫陵墓的阿门祭司都给撤了。埃米尼只用了两斗谷子和两桶啤酒就把看守工房的人买通了。也许这也大可不必，因为埃米尼原来就打算趁奥佩盛节潜入图坦卡芒的永世冥宫。眼下，底比斯墓地上所有的人，包括埃米尼自己的电子“真理村”里的大多数村民，都在大尼罗河东岸的底比斯欢度佳节。不过，尽管采取了防范措施，埃米尼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提心吊胆过。焦灼的心情驱使他拚命地挥打着槌和凿子。面前一块石头在嘎嘎作响，慢慢向前移动，接着咚的一声掉进前室的地板上。

埃米尼的心脏好象停止了跳动，等待阴间的恶魔向他迎面扑来。不料他闻到的却是香柏和香料的扑鼻芳香，听到的是永恒的宁静。他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向前挪动，脑袋冲前，进入墓室。室内死一般的寂静，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埃米尼回头望望隧道，透过一丝惨淡微弱的月光，只见凯米斯正在往里爬，象个瞎子似地摸索着，把油灯递给埃米尼。

“我可以进去吗？”凯米斯把灯和火绒递过去之后，对着黑暗中问道。

“还不行，”埃米尼答道，一面忙着点灯。“你回去告诉伊勒门和阿美西斯，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就开始重新封闭隧道。”

凯米斯嘴里嘟囔着，象螃蟹似地顺着隧道往回爬。

打火石上迸出一颗火星，点燃了火绒。埃米尼利索地把火绒凑到油灯灯芯上。火光顿时亮了起来，刺破黑暗，就好象一股暖流突然涌进一间寒冷的屋子。

埃米尼吓呆了，两条腿几乎不听使唤了。在闪闪烁烁、半明半暗的灯光下，他瞧见了一个神灵的面孔，那是死神阿姆努特。埃米尼双手颤抖，油灯摇摇晃晃。他趑趄着退到墙上。可

是死神并没有动弹。火光在他金灿灿的头顶上闪耀着，照出了用象牙制做的牙齿和修长优雅的身躯。埃米尼这才意识到他看到的是一只灵床。此外，还有两个神道，一个长着牛头，一个长着狮子头。右侧靠墙处，有两尊跟真人一样大小的少年国王图坦卡芒的雕像，守卫着墓室入口。早在雕匠室里，埃米尼曾见过雕刻中的西提一世的类似镀金雕像。

埃米尼小心翼翼地绕过落在门槛上的一只枯萎的花环。他快步走去，顺手分开了两个镀金神龛，然后诚惶诚恐地拉开门栓，从台座上搬下了两尊金雕像。一尊是上埃及秃鹫女神内克贝特的精致雕像，另一尊是埃西斯的雕像。两尊雕像上都没有图坦卡芒的名字，这一点至关重要。

埃米尼拿来木槌和凿子，钻到阿姆努特灵床底下，很快就凿了一个进配室的洞。根据阿门内姆哈布所绘的图示，他要取的另外两尊雕像装在配室的一只箱子里。尽管他心里有一种凶多吉少的预感，埃米尼还是把油灯举在头前，爬了进去。使他感到宽慰的是，配室里没有令人惊恐的东西。四壁是凿得粗里粗糙的岩石。根据箱盖上的优美图像，埃米尼一眼就认出了他要找的箱子。那上面是一幅浮雕，刻着一位年轻王后向图坦卡芒法老奉献荷花、纸草和罌粟花束。不过，有个问题。箱盖锁得非常巧妙，没法打开。埃米尼把油灯小心地放在一只棕红色杉木柜上，细心地察看着箱子。后面隧道里发生的勾当，他一点也不知道。

凯米斯已经爬到隧道口了，后面紧跟着伊勒门。阿美西斯是个膀大腰粗的努比亚人，要从这狭窄的通道里爬进来太费劲了，因而还远远落在后面。另外两个人已经能望见埃米尼的影子，在前室的地板和墙上怪里怪气地晃来晃去。凯米斯长着

一口烂牙，嘴里叼着匕首，脑袋冲前钻出隧道，进入前室。接着又一声不吭地拉起伊勒门，站在自己身边。两个人就这样等着，连口气都不敢透。过了一会，随着松散的石子发出一阵轻微的嘎啦声，阿美西斯终于也钻进了墓室。这三个庄稼汉看着周围的金银财宝，简直无法置信。顿时，恐惧的心理变成了贪婪的奢望。这一辈子还没见过如此令人惊奇的财宝，现在就等着他们拿啦。三人就象一群饿得发慌的俄国狼，忽地扑向安放得井井有条的随葬品。塞得满满的箱柜给一个个撬开，东西倾箱倒出；家具和战车上的金饰也给揭了下来。

埃米尼听见刚才石子的嘎啦声时，心都要蹦到嗓子眼了。他起先以为自己被人抓住了，后来听见同伙激动的喊叫声，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真是一场恶梦。

“不行，不行！”他喊罢，一把抓起油灯，从洞口钻进了前室。“住手。以众神的名义，住手！”他的声音在小小的墓室里回荡着，三个盗贼一时惊得不知所措。随即，凯米斯挥起了牛角柄匕首。阿美西斯见此，不禁笑了起来。这是奸笑，油灯的亮光在他的大板牙上闪烁着。

埃米尼也说不上昏厥了多长时间。醒过来之后，恶梦又象浪潮似地向他袭来。开始，他只听见低沉的说话声。从墓壁的一条裂口里，射进一缕金黄色的灯光。为了减轻疼痛，他慢慢转过头，朝墓室里望去。他看见凯米斯蹲在两尊涂有沥青的图坦卡芒雕像之间的身影。那几个庄稼汉正在亵渎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堂。

埃米尼悄悄活动了一下手脚。左臂和左手因为给别在身子底下，压麻木了。不过，除此之外，他感觉良好。他必须找人帮忙。他在核计到隧道口的距离。近倒很近，但要静悄悄地爬

过去可不容易。埃米尼立起脚，蜷伏着身子，好让怦怦悸动的心平静下来。突然，凯米斯转过身来，手里擎着一尊荷拉斯的小金像。他看见了埃米尼，一时惊呆了。随后，他大吼一声，跳到前室中央，朝头晕眼花的石匠扑去。

埃米尼不顾疼痛，一头扎进隧道，让泥灰边沿刮破了胸部和腹部。凯米斯行动神速，一把抓住了埃米尼的脚脖子。他鼓起勇气，呼喊阿美西斯来帮忙。埃米尼在隧道里就地一滚，用另一只脚狠命踢去，正好踢在凯米斯的脸颊骨上。凯米斯一松手，埃米尼就顺着隧道向前爬去，石灰石碎片在身上割了许多口子，他也顾不上了。他来到空气干燥的夜色之中，撒腿朝通往底比斯大道旁的墓地看守所跑去。

图坦卡芒墓里，随即出现一片惊慌。三个盗贼知道，尽管他们才走进一座金圣殿，然而要想逃走就得马上离开。阿美西斯步履蹒跚、恋恋不舍地从墓室里走出来，怀里抱着满满一大堆金雕像。凯米斯将一把纯金戒指包在一块破布里，不想匆忙中掉在布满碎石的地板上。他们发狂似地把赃物倒进芦苇筐里。伊勒门放下油灯，把筐子推进隧道，跟着就爬了进去。凯米斯和阿美西斯跟在后面，竟把一只莲花形雪花石膏杯子丢在门槛上。一爬出坟墓，他们就朝南与墓地看守所相反的方向逃去。阿美西斯带的赃物太重了。为了腾出右手，他把一只蓝色彩釉陶杯藏到一块岩石下面，接着追上了另外两个人。他们穿过通往哈脱舍普苏神庙的大道，掉头朝墓地工人村跑去。一穿出山谷就向西拐，进入了无边无际的利比亚大沙漠。他们溜之大吉了，而且发了财，发了大财。

埃米尼从未受过刑，不过他有时也曾胡思乱想过，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受得了。结果他倒真受不了。刚开始还顶得住，但转眼间就痛得吃不消了。原先只跟他说，要让他尝尝棍子的滋味。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四个强壮的墓地看守把他按倒在一张低矮的桌子上，抓住他的四肢，第五个看守开始无情地抽打他的脚底心。

“别打了，我全招！”埃米尼气喘吁吁地说。可是，他早已和盘托出，招过五十遍了。他但愿自己昏死过去，但又死不了。他感到两只脚象是给人按在白热炽烈的炭火上，烧着了似的。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更使他疼痛难熬。埃米尼象一条挨宰的狂犬一样嚎叫着。他想去咬那条抓住他右腕的手臂，但有人拉着他的头发，把他拽了回来。

最后，眼看埃米尼要发疯了，墓地看守长马耶亲王漫不经心地摆了摆他那指甲修得很齐整的手，示意别打了。拿棍子的看守，又揍了埃米尼一记，然后才停下手来。马耶亲王一面嗅着他惯闻的荷花香昧，一面转身对着两位客人：西底比斯市长内布迈纳克特和西提法老一世陛下的筑陵监工兼主建筑师内内夫塔。他们谁也没有吱声，于是马耶又转身对着埃米尼。他已经给放开了，正仰卧在地上，脚上还觉得火辣辣的。

“再说一遍，石匠，你怎么知道图坦卡芒法老墓室通道的？”

埃米尼给拉起来坐着，恍恍惚惚见到面前有三位老爷。后来渐渐看清楚了，认出了赫赫有名的建筑师内内夫塔。

“是我祖父，”埃米尼艰难地说道。“他把墓图交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又交给了我。”

“你祖父是给图坦卡芒法老修墓的石匠？”

“是的，”埃米尼应道。他接着又分辩说，他只是想弄些钱给双亲的遗体涂抹香油。他祈求饶恕，一再说他一见同伙亵渎

陵墓，就投案自首了。

内内夫塔看着远处一只雄鹰在蓝天上盘旋。他对审讯有点心不在焉了。这个盗墓贼使他感到烦恼。他千方百计要保全西提一世陛下的永世冥宫，现在很可能毁于一旦，一想到这，他不禁大为震惊。蓦地，他打断了埃米尼的话头。

“你是不是给西提一世法老修墓的石匠？”

埃米尼点点头，他乞求饶恕的话刚说了一半。他惧怕内内夫塔。谁都惧怕他。

“你认为我们正在修建的陵墓也会被盗吗？”

“不管什么陵墓，只要没人看守，都会被盗。”

内内夫塔怒不可遏。他费了好大劲，才克制住没去亲手揍这个叫他深恶痛绝的畜生。埃米尼看出他憎恶自己，便朝拷打他的看守那里退缩。

“你说说看，我们怎样才能保全法老和他的财宝？”内内夫塔最后问道。他强按住满腔怒火，声音都在颤抖。

埃米尼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低头忍受着沉寂。他只能说老实话。“保护法老是办不到的，”他终于说，“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总会有人盗墓。”

内内夫塔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反手揍了一下埃米尼，动作之敏捷跟他肥胖的身躯很不相称。“你这个畜生，竟敢对法老出言不逊！”内内夫塔举手又要揍埃米尼，不想刚才那一下子揍痛了手，就没再打下去。他用手整整亚麻布长袍，接着说：“你不是盗墓老手吗，怎么也会遭到如此惨败？”

“我不是盗墓老手。我要真是老手，事先就该料到图坦卡芒法老的金银财宝会使我的庄稼汉帮手眼红。他们贪得无厌，简直发了疯。”

尽管阳光很亮，内内夫塔的瞳孔却突然放大，脸部松懈无力。变化如此明显，就连昏昏欲睡的内布迈纳克特也察觉到了。他刚从碗里抓起一颗枣子，抬手往张开的嘴里送，蓦然停住了。

“阁下怎么了？”内布迈纳克特往前凑了凑，想仔细看看内内夫塔的脸。

内内夫塔思潮奔腾，但脸上并没流露出来。埃米尼的话使他恍然大悟，脸纹中透出一丝笑容。他转向桌子，激动地对马耶说：“图坦卡芒法老的墓重新封上了吗？”

“当然，”马耶说，“马上封上了。”

“重新挖开，”内内夫塔说，一面又转身对着埃米尼。

“重新挖开？”马耶惊讶地问道。内布迈纳克特手里的枣子掉了下来。

“不错。我要亲自到那可怜的墓里去。这个石匠的话启示了我，使我想起了伟大的伊姆荷太普。现在我知道如何永远保全西提一世法老的金银财宝啦。我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埃米尼心里头一次泛起了一线希望。不料内内夫塔猛一转身面对囚徒时，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他的瞳孔又收缩了，脸色阴沉得宛如夏天的风暴。

“你的话很有用，”内内夫塔说，“可是无法赎回你的弥天大罪。你要受审，我是原告。你要依法处死。当着你乡里的面，把你用钉子活活钉死，尸体喂鬣狗。”

内内夫塔示意，让给他抬轿子的把椅子搬过来，一面转身面对其他几个贵族。“你们今天给法老立了一功。”

“这是我的夙愿，阁下，”马耶答道。“可我还是不明白。”

“不用你明白。我今天得到的启示将成为宇宙间亘古的绝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1922年11月26日

图坦卡芒墓 国王谷底比斯基地

激动很有感染力。撒哈拉沙漠上空纵然万里无云，骄阳如火，人们还是无法镇静下来。农工们加快速度，将碎石灰石一筐接一筐地从图坦卡芒墓入口处往外运。他们顺着一条走廊，挖到了离头道门三十英尺的二道门。这道门也封闭有三千年了。里面有什么？会不会跟其他在古代就被盗过的墓一样空空如也？谁也说不上。

戴着头巾的工头萨瓦特·拉曼爬了十六级台阶，来到地面上，脸上粘着一层象面粉似的尘土。他提起长袍，大步流星地向大帐篷走去。在骄阳似火的山谷里，这是唯一的纳凉处。

“报告阁下，入口通道里的碎石已经清理完毕，”拉曼说着，微微鞠了个躬。“二道门现在完全露出来了。”

霍华德·卡特在喝柠檬水，抬眼从帽沿底下斜视了一下拉曼。尽管热气蒸腾，他还是坚持戴着黑色的汉堡帽。“很好，拉曼。等尘埃平息下来，我们就去检查。”

“恭候阁下吩咐，”拉曼转身退了下去。

“你真沉得住气啊，霍华德，”卡那封爵士说，他的全名是乔奇·爱德华·斯坦厄普·莫利纽克斯·赫伯特。“二道门里面的情况你一无所知，怎么能坐得住喝完这杯柠檬水呢？”卡那封笑笑，同时向他女儿伊夫琳·赫伯特小姐眨了眨眼睛。“贝尔卓尼发现西提一世陵墓以后，使用了攻城槌，现在我明

白为什么啦。”

“我的方法跟贝尔卓尼的迥然不同，”卡特分辩说。“贝尔卓尼的方法除了石棺外，只能发现一座空墓，也是理所当然的。”卡特的视线情不自禁地移向就近的西提一世墓口。“卡那封，我真说不上我们在这儿能找到些什么。我看我们不该太激动。这究竟是不是座坟墓，我还没有把握呢。这种设计并不是第十八王朝法老的典型设计。很可能只是个地窖，用来储存图坦卡芒从阿肯太顿那儿得来的财物。另外，盗墓贼已经抢先下过手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我只是希望这座墓在古代就给盗了，但有人觉得它很重要，便又把墓门封死了。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能发现些什么。”

卡特保持着英国人的沉着，两眼扫视着满目荒凉的国王谷。但他心里却有些发慌。他活了四十九岁，还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挖掘了一年半，还是一无所获。挖出来的沙石足有二十万吨，统统过了筛，结果全是白费劲。现在刚挖了五天就突然有所发现，真叫人兴奋不已。他搅着杯里的柠檬水，尽力不去想它，也不抱任何希望。他们在等待。全世界都在等待。

较大的尘粒在通道斜坡上落了薄薄的一层。这伙人进去时，尽量轻手轻脚的，以免扬起灰尘。卡特打头，接着是卡那封，然后是他女儿，最后是卡特的助手卡伦德。拉曼递给卡特一根撬杠，在墓口等着。卡伦德拿着一只大电筒和几支蜡烛。

“我说过，我们不是第一个挖开这座坟墓的，”卡特说罢，忐忑不安地指着左上角。“这扇门有人进去过，然后在那块小地方重新封住了。”接着，他又在门中间划了一个较大的圆区。“这块地方大得多，也有人进去过。真奇怪。”卡那封爵士弯下

身去看国王的墓印，上面刻着一头豺狼和九个被捆绑着的囚徒。

“石门底部有几个图坦卡芒的原始玺印，”卡特接着说。电筒射出的光束透过仍然悬浮在空中的尘土，照亮了泥灰上的古代玺印。

“现在，让我们看看门后面有些什么东西吧，”卡特说得很冷静，就好似建议大家喝茶一样。但是，他的胸口却郁闷得慌，胃溃疡更痛了。两手直冒汗，不是因为热，而是因为说不出的紧张。卡特拿起撬杠，身子颤抖了一下，然后在古代的泥灰上试挖了几下，大大小小的泥灰块雨点似地洒落在他两脚周围。身上一使劲，心里被压抑的情感也发泄出来了，于是他挖得一下比一下带劲。冷不防撬杠凿通了泥灰，卡特打了个趔趄，身子撞到门上。从小洞里涌出一股暖空气。卡特摸到火柴，点亮了一支蜡烛，凑到洞口。这是一种试探有没有氧气的原始方法。蜡烛还在燃烧。

谁也不敢作声。卡特把蜡烛递给卡伦德，继续用撬杠挖着。他小心翼翼地扩大洞口，让泥灰和石块落到通道里，而别掉进前面的墓室中。卡特又拿过蜡烛，伸进洞里。蜡烛燃烧得很旺。随后，他把头凑到洞口，两眼在黑暗中凝视。

一瞬间，时间似乎停滞了。而当卡特的眼睛一适应这黑暗的光线，三千年的岁月便一闪而过。黑暗处显露出阿努努特的金色头像，咧开的嘴里露着象牙牙齿。还有一些镀金怪兽也若隐若现，摇曳的烛光，把它们的怪影投射到墓壁上。

“你见到什么没有？”卡那封激动地问道。

“看见了，都是奇珍异宝，”卡特终于答道，他的声音第一次流露出情感。接着，他用电筒代替蜡烛，好让身后的人看看